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黃忠宣公福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官以龍江衛經歷上書論經國大計稱　上意超授工侍郎　建文帝特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於　上前目爲奸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非是　上不問復官踰月陞尚書爲都御史陳瑛所詆改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轉軍餉既郡縣交趾以尚書掌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訓飭躬勤

不怠政令條畫同其好惡一主於寬簡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此新附之民也中朝士遷謫至咸見温恤疾病者親造視之恤其貧匱拔其賢者與共謀議及以化馴其人爲中官馬騏所詆　上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　昭皇帝即位手詔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盖福在交阯至是十有九年矣交人扶老携幼走送之皆號哭不忍别宣德中交人大弗靖言者謂交人思福如父兄敕福往宜可無煩兵而定上以爲然時福方持節出封親藩即召還謂之曰昔先帝

念卿千里召還朕豈欲遠卿顧遐方弗靖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如父母卿強爲朕行以工尚書兼詹事出領鎮比至柳總兵戰沒而尚書亦被執賊見之驚泣下拜曰乃我公也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尚書正色諭以逆順禍福咸曰業至此誠不能自還乃餽白金餱糧肩輿衛出境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還爲工尚書及總漕河上書言宜屯田以省漕語具漕河中上將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今誰倫者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爲人正直明果一主於國

家生民初建比京綏撫凋瘵比總藩臬撫安新附
才德兼懋稱大臣誠諸卿所不及今年七十新進
少年高坐政事堂揚揚出入福四朝舊人乃奔走
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
此言即改南戶尚書兼南本兵 英宗即位加少
保叅賛機務留都文臣賛機務自此始福鯁直不
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上命觀戲曰臣性不好
戲命圍碁曰臣不能問何以不能對曰臣幼時父
師嚴第督教讀書不學無益事所以不能 上默
然故不得在左右而諸舊人咸頌共推之解學士

疏羣臣行惟福無貶辭在留京專先期籌畫傳襄
城伯行之襄城亦敬信惟言是從然視事事皆從
襄城伯處分嘿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
是且汝見守備何嘗有一事錯其讓善如此文貞
告還鄉掃墓過留都見之福走出見大聲曰公誤
矣公誤矣文貞愕不知所出請其過福以手距地
尺許作小兒狀曰 天子僅如許長公大臣秉鈞
顧當有遠行耶公亟還可也其體國誠至如此成
化初乃卒贈太保諡忠宣福秉心正大義利之際
介然俸賜悉分贍姻族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天下

士大夫無識不識咸然信以爲君子云

吏尚書張紞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

書才識通敏爲太子所器重雲南平以爲右參政

陞布政使滇故夷方又新造凡土地貢賦法令條

格壇祠公署上下儀制經費程度皆紞所裁定夷

民乎說遠近安之中朝衣冠謫徙雲南者厚爲存

恤至者如歸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　上賜

璽書勞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

往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

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來治行爲天下十二

牧之首故嘉汝績命仍治雲南汝往欽哉賜宴及
金爲道里費　建文帝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滇人
思慕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遺逸集闕
下悉委紘識鑒精明振枉抑拔淹滯量才受任各
得其宜士大夫起謫籍者舉彈冠相慶忻忻焉被
旨試翰林編纂官得楊士奇策大喜曰明達時務
此王佐才也奏第一　成祖即位召紘及戶部尚
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事　皇考久習朝廷故實今
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半俸居京師時政戾舊制
者直以告無隱稱朕厚望老成之意紘出詣吏部

後堂自經死

胡忠安公濙字源潔直隷武進人器識宏遠端重有

洸慮　建文中爲給事中靖難後轉都給事中初

建文大遜時宮中指言帝崩已漸聞遜去諸舊臣

又往往長遁　上又大戮建文諸臣乃大疑不自

安念羣臣忠實詳慎無如胡給事者乃遣給事中

濙巡天下名訪張僊偈又名頒爲善陰隲孝順事

實于天下然實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故濙軌迹

遍天下卽窮鄉下邑靡不造也時傳建文君在滇

南以故濙在楚湖南最久丙申秋還朝內艱起爲

禮右侍明年廵江浙又明年廵均襄還朝會　上
駐宣府濙馳謁行在　上已就寢聞濙至急起披
衣召入相勞苦賜坐共語濙爲　上歷歷言所至
山川道里郡縣民情謠俗以至保國安民之慮咸
具以爲他渙然無足憂也　上亹亹聽不倦比退
漏已下四皷矣先是傳言建文君蹈海去又分遣
內臣鄭和等數輩下西洋物色之至是乃欣然不
復疑已又命往留都察監國事有安儲功語具帝
紀中　昭皇帝卽位或傳濙監國時有密疏者疎
薄之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已而閱宮中章疏見

其章乃大喜謂溥忠愼乃如此朕不及知也欲召用而崩　宣宗卽位卽召爲禮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愼二銀章溥有才猷而深厚不洩久司邦禮兼攝財賦皆綜畫有章嘗曲宴賜溥及西楊蹇夏詩曰海內無虞卿四人賛襄之力也　睿皇帝卽位益禮敬疏引年不允上北狩楊善往使虜溥上書言　上蒙塵久宜卽俯善等進服食不報議奉迎王文以異議梗奉迎諸大臣相顧莫敢難溥竟具奉迎儀注以上語具帝紀中明年正旦請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上皇萬壽節乞聽百官拜賀延安門又不許蓋是時濙無歲不引疾乞歸矣　上皇復位濙力疾入一見即堅請老去賜璽書有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褒已　上見濙諸疏益感濙忠悃廕子長寧授錦衣世鎮撫又七年乃卒卒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師謚忠安濙平易寛和舉措詳慎儀矩修飭從容有常嘗早承旨而帶解濙從容奏事訖跪繫之乃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彭時初及第謝恩夙興矣以假寐失朝御史奏請錦衣衛逮捕濙從容出請跟尋　上是之立朝幾六

十年未嘗疾言遽色天下信其爲君子長者然國
家大議與閣大臣權重相可否執正不阿也景泰
初都御史王文專有寵給事中林聰獨露章劾之
文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囑爲求
全文選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擬大臣專選官論
死濙曰給事七品官耳而擬以大臣本囑托而擬
擅選非律意且人臣以宿憾殺諫官可乎遂拂衣
出曰此疏吾不預公自爲之遂臥病不起數日
上使太監興安問病濙曰老臣本無病獨前日議
林聰事驚悸不安耳安問故曰諫官以小事而論

死所以悖也安還以白　上聽得減死

胡祭酒儼江西南昌人少博學多通洪武中由鄉舉授華亭訓導時年尚少已能抗師道自任勵諸生行檢漸以經史內艱服闋改長垣求便養改餘干爲著令建文元年薦爲桐城令撫字惠和存活孤露賑饑已疫除虎驅蝗具有惠績四年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謀必拔用乃知甫召用而靖難兵已渡江矣　文皇帝即位以儼通象緯風角而解學士又薦其行能得與七人者直內閣儼承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

論事反覆明切　上爲傾聽然持論少戇頗失諸
同事者之心於是薦以爲學行足師表陞國子祭
酒實遠之也儼造士以身教敦尚恩義士心翕然
嚮慕薦修撰吳溥爲司業與翼士於學法諸生有
托故告歸者坐戍邊爲申論得免上北征以祭酒
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太孫監國洪熙元年以疾
請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資性朴諒問學該洽自
處淡薄衣食僅足晚節閑居之日以與學者講切
不少厭方岳重臣皆事以師禮油然終日言不及
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務審度性理行之羣

倫中有小不如意卽引退不與辨故所至愛敬晚年沉潛理性充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焉其爲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摘儒玄發抒性靈宣揚風教侍從客勿容與高華而棲志洪厓寄悰玉笥恬漠之度至今可想而挹之於諸體不煩繩削不求似而又未嘗不似也方楊文定鄉試時儼以訓導與考試讀其文以爲有相業遂領薦後文定位尊顯終身執門生禮儼亦抗顏不辭天下兩高之

金尚書忠鄞縣人少慷慨負氣節博覽史籍論議如懸河靖難兵起以布衣田冠謁典儀言浙東奇士

金忠願見語兵事合意侍帷幄贊戎永樂中儲位頗危忠爲兵尚書　上有問忠獨歷數古昔嫡孽事以對　上喜賜大鏹曰詹事宮端也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視監國時時勸起孝起敬篤友愛小心敬愼而已諸毁譽禍福聽天日毋容心已漢庶人騰飛語宮中僚　上令忠審察忠退數日請見頓首曰無此事願　陛下寬霽上意忤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迹如人言臣甘連坐諸全護者甚衆忠謹厚不洩人亦不盡知也爲人寬愛無苛刻公事輒推僚屬使

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巳過　仁宗即位時忠巳
沒贈少師謚忠襄官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梁潜字用之吉安泰和人少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
及舅氏陳仲述語有入輒浸漬不移退與同輩討
論切劘無虛晷故學日有造舉鄉試授四川蒼谿
縣學訓導蒼谿僻遠佳山水而前此學者未嘗遇
明師潜入學之旦暮與開辨析必盡士烝烝嚮焉
用薦授廣東四會縣知縣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
政臨之以平易習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漸
之於學流徙來歸者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吏

有廉平之政郎水清自潛至訖去河澄潔可鑑改知陽春陽春地雜猺獠失所欲輒猷怒狠蹶不可制潛待之如子不拘以法故而民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母敬恭令命如不及所至將代人遮道留不得有流涕者永樂初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陞翰林院修撰五年兼右春坊右贊善十五年　上北狩將發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學士楊士奇潛副之所稗益弘多　皇太子亦甚親昵之會上有疾行在南京距隔數千里而漢庶人結嬖倖爲讒間會南京有陳千戶者坐擅取民財監國令

謫交阯已念其有軍功貸之有言於上者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此其意欲結恩　上大怒立誅陳千戶逮潛及司諫晁獄訊之以質言上頗憐潛曰事豈得由潛然終未白陳千戶非　上命所謫也怒竟深而潛晁竟死潛妻楊時隨任慟夫死非命哀毀不食者數日亦死潛爲人闓爽弘毅其自負不下古人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究心濂洛關閩之書爲文章馳驟司馬子長韓蘇間亦間出莊騷爲奇其死也人尤痛惜之監國時宮寮以譖故得罪獄死者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

鄒濟博學修行能文章善述耿介恬靖汝玉重厚

京有文後皆賜謚贈官

郭冡宰璡北圻新安人質直寛裕臨事從容不見喜

愠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代蹇忠定爲行在吏

部尚書正統初旱蝗令大臣自陳璡獨曰　上冲

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何可去即去誰爲共

理者獨宜引咎乞𢛦過璡老矣至冡宰豈敢貪任

顧君臣恩義當如此疏上諸大臣得盡留七年請

老去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絜廉務採實

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朴訥少文爲內閣以

薦舉頗侵奪其權不皦皦與競然亦能堅忍持正自行其正云　成祖時尚書能其職者稱宋禮金純郭資宋金治漕河功最禮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於國爲勞臣卒之日家無餘貲純寬和吏事幹敏資幼從靖難守北平轉餉有功性恭慎故以功名終贈湯陰伯純贈山陽伯

儀文簡公智山東高密人洪武中起薦舉爲教官知高郵州寛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陞寳慶知府寳慶人健悍智以嚴持法又畏之曰太守不可犯永樂初以通政出爲湖廣布政使尋入爲禮部侍

郎十一年元旦日食尚書請朝賀如儀智與東陽持不可　上識之會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傅太孫講讀西楊欲用智以人鮮知智者議未決皇太子召問以質告　皇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奈何士奇曰智起官學官明理守正於講讀最稱又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舉無如智者是日　上問知爲智喜曰得人得人智寛平嚴正務大體尚忠厚遇事又輒能別白不屬傳會　太孫敬信之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易直孝友舉經明行

修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爲郕府長史後官兵尚書
諡忠襄
約論曰永樂中當靖難激烈焦爍之後大臣以推
戴劾勛宣猷者無慮皆寬洪洸遜之賢忠宣頗諤
諤有保釐靖國功忠文穆穆以皇華寄訪落塗國
大釁宗社以安盖天下俱被其賜矣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中初舉進士
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上巡北京以修
撰留輔監國再巡扈駕正統中累官吏尚書　上
親征率廷臣疏請留不聽命留守景泰初進少傅

抗議請迎復請遣使使虜語具帝紀中天順中致
仕直嚴重寡言哭器宇宏偉官翰林三十年恭勤
匪懈位冢宰益廉愼先是方面官屬羣臣薦舉而
論者以爲開請寄起奔競歸之吏部吏部權益專
直留意人才委任司屬凡御史出廵歸者必令具
所屬官賢否功狀以報備抜擢時號稱得人奔競
之風爲之頓息乂之朝廷以直年邁命左侍郎何
文淵加宮保爲尚書佐之何敗命都御史翺蓋部
有二尚書鄭𢿱簡有言太和塩山始同房杜終劾
蕭曹秉正懋公官評清允盖美之也直一切世味

安於澹薄居茅檐陋曾不屬意平居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也歸田壽考康樂年八十四而卒贈太
保謚文端臨川聶大年者見嘗所題畫有十年不
忘之語譏其後日使公以十年不忘一畫之心盡
心求賢天下豈憂遺賢也哉直見不爲憾大年病
且死賦詩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
遣人持詣之直覽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以
大年之才得効用當時必有以名世傳後蓋恨其
未及薦也直在部時江西名卿稱二王東王謂直
西王謂金谿王英永樂中英以翰林侍郎扈北征

言虜遠遁幸勿入窮追 上咲曰朕爲天下計自
苦秀才直不欲黷武耳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聞之怒英曰此皆壯士幸寛宥稍與之恩澤異
日當得其死力 上喜爲給餉後以禮部侍郎祝
南鎮禜旱時浙久旱英虔精禱至則雨灌薦夕雨
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
雨也爲刻御祭感應于祠英寛弘樂易又豪俊不
屑曲檢又好規人過爲三楊所不喜卒謚文忠
王忠肅公翺字九皐直隸塩山人永樂中進士先是
北人舉進士輒後是年初會試貢士於北京翺爲

試皆高等　上喜爲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宣
德初用西楊薦爲監察御史謹重達大體正統初
以僉都御史鎮江西廵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
未幾出賛軍松潘改提督遼東軍務聽便宜行事
景泰中召還臺加太子太保會南蠻冦兩廣副總
兵董興武毅各觀望不肯戰廵撫侍郎揭稽李棠
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
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翺
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
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書初公

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
沓禽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
東法令久弛不復知　朝廷賞罰以虜至不敢戰
公至責諸將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請効
命乃釋公即出巡邉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
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
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恱
邉塞孤遠軍輿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邉厮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公
逾年出塞大破虜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諸蠻

聞公來皆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酋長信向寇盜
止息公常言蠻夷撫勦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
驛騷之患初入吏部佐文端公已專任嚴考察公
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時 英
廟進退諸大臣必召見商可否呼老王不名嘗召
見殿前楹語良久出 上顧見翺衣破損呼問之
翺對曰今日偶被服入部適聞召故不及更宅服
以來 上抵掌歎老王被服儉陋乃如此賜一綺
甘肅闕總兵會推恭順侯惟 上亦以為瑾忠謹
可用也以問翺翺持不可 上曰老王拗衆議稱

得人爾持不可何也翺對曰侯瑾故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於回回境錯誠用之將不啻中國大乃乏人耶　上撫掌太息老王終有識盖倚信如此而閣學士賢又時時從左右之故得行其志語具臣謨中翺故北人　裕陵嘗言北人文章藻飾雖不及南人然質直緩急數得力故翺所推轂士北人爲多　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端方强毅循法守禮所蒞治常仰思待曙所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年不改於舊公餘輒退宿朝房惟朔望令節歸第謁

先祠而巳仲孫廕入監應試翺曰汝材可登第吾不汝蔽也顧汝未材倘得薦妨一寒士路矣汝有階可仕何爲强所不能取試卷焚之門無私謁惢情恩讐嘗言曰天官名銓衡豈報恩讐地耶害賊倉卒時擊傷李學士流血被面奔求救翺厲聲曰朝廷何負汝而反汝誠反毋殺他人獨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盖畏服如此鎮遼東召還內璫出鎮者餽明珠數顆堅辭之不得綴衣領間卽夫人不知也居數年內璫死猶子貧不能活召解珠與之直千金李南陽曰臯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彭惠安賛公云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古三不惑於今見之人以爲確論

王尚書竑陝西河州人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弱冠舉進士即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慨然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寧當局局效轅下駒耶糾劾無所避已之變廷捽馬順首擊之立斃由是名震天下是冬虜犯京師竑以于少保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諸老將不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虜望見氣奪比督戰北城將獨勝虜退京師解

嚴卽　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歸
拜都御史守居庸訓士繕險虜憚不敢入北門屹
然尋病召還景泰初出揔漕淮上兼巡撫理塩賑
濟劾巡河御史王琝謫戍諸吏怵惕畏法會山東
河北饑民流徙至茲不待報亟發廣運倉儲賑之
近者飼以粥遠者散米流徙者給米爲道資被鬻
者贖還其家郎空庚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
者四十人治之死者給棺爲叢塚瘞之躬晝夜竭
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
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巳上疏言山東河南東

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春正月大雪夏秋雨水溢人民廬舍漂蕩麥苗渰沒老稚顛連流徙遷新春風雨寒冱倍冬臣未知天意所在也易內陽外陰其卦爲泰內陰外陽其卦爲否以爲君子小人消長之象夫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木訥愚戇以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便佞若忠大貪若廉大姦若愚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惟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責百在位痛自修省進忠良遠姦邪荅上天咎徵之戒又必省刑罰止聚歛節財用抑貢獻罷無益之

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而
陛下益日親講臣養心修德清出治之原廣人事修
而天變可回也且自陳奉職無狀當罷退　上嘉
納爲引咎敕大臣修省縣郡邑災陞副都御史鎮
淮安天順初除名編管江夏以誅王振事也後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章奏得竑正倫理篤恩義
疏曰竑爲朕也聽還河州天順五年起官再蒞淮
聲望益振成化初陞兵部尚書守正嫉邪然不得
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家居二十三年絕口不
及時事作壽壙先隴旁或語之曰今制大臣終官

爲營葅地公國元老何庸爲此竑矍然曰竑當督
師時業自分馬革裹尸幸全師徒獲保首領爲幸
多矣何敢以遺驅勤國家寵乎正德中謚莊毅
段侍郎民直隷武進人好古力學練吏事廉平勁直
人不敢干以私永樂中妖婦唐賽兒反山東以右
叅政討平之時有詔索賽兒急甚盡逮山東北京
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
綏輯曲解散其事民乃安　駕再北征敕轉餉自
濟寧至通州尋又令陸轉居庸關出塞民曲爲計
算省財力民不擾而事集道中忽降勑令與巡按

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三年召入戶部爲右侍
郎湔剔奸蠧出納清允改刑部尋以民廉介端謹
特敕令考在京百司九年卒於官貧不能殮吳文
恪力爲經紀始得殮云時尚書東阿師逵端貞有
風節都御史進賢向瑄有文學屢經挫阨廉直不
渝皆爲時名卿而都御史太康顧佐剛稜不撓肅
官紀語具帝紀中
耿尚書九疇河南盧氏人節儉嚴肅愼交接無毫髮
私宣德中爲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淸譽正
統初兩淮塩法大弊擢運司同知至湔滌吏胥豪

商勢要凛凛不敢肆嘗條鹽便宜數十事上爲著
令丁母憂去官鹽場數千人詣闕留歴轉運使廉
名益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此水清不如使君清
爲哆口所中逮下獄得白詔以都御史清兩淮鹽
法景泰初歴刑部右侍郎數辨疑獄不爲勢利怵
撓有婦訟其夫坐離異九疇曰婦去留寧當聽婦
制耶杖其婦歸夫蕪江北廵撫歳凶盜起奏留英
武飛熊諸軍衛耕守以鎮之拊循流民復業者七
萬家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行鎮陜諷諸御史
疏留巳九疇改副都御史代出鎮除弊屛貪威望

益著邊將請增臨洮戍九疇言今邊城士卒不為少顧用之何若耳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加之以賞罰明信則銳氣自倍人思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無爲事增兵有貴市羊角爲　上供燈援宋蘇軾事陳諫事得止天順初　上顧謂侍臣言耿九疇正人今安在即日召還臺未幾諸御史劾曹石罪下詔獄并逮九疇謫江西左布政使　上念之對輔臣曰耿九疇何罪閣學士賢曰九疇操行不易得立召還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南刑尚書曰遂卿優閑卒謚清惠九疇孝友純至

居喪秉禮遇忌日輒悲痛如居喪平生慕司馬文正之爲人敦行古道被服儉約公退焚香讀書而巳愼交與請寄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侃侃無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故數困於讒云子文恪公裕成化中歷國子司業祭酒敎有恩義官冢宰清愼簡平爲請寄者不便改南禮部弘治中代三原復官吏部薦賢才務恊輿論不爲愛憎毁譽所搖奪得內降輒持不下學問該洽文章雅正父子峻位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蕭然素風世濟其美焉

年尚書畱直隸懷遠人本嚴姓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德平教諭上書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宣德初推光祿少卿　章皇帝持不下擢陝西右參政巡歷郡邑革奸弊祛贓汚興學勸農問民所疾苦興罷之初總邊儲邊儲實而民不告勞陞河南右布政饑民流聚十數萬爲剽刦撫定解散籍爲民力行節儉却侈靡俗爲一變　景帝即位拜右副都御史督大同軍務時新遭大剉畱修舉廢政招撫亡散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種民始有更生之

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屢爲讒搆所誣詆賴　上
及于少保所保護而免語具帝紀及軍制中天順
初石彪倚忠國公勢詆冨中危法逮詔獄免官又
以李文達力解得復用召爲戸尚書冨益毖懋不
懈以國計爲已任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事無不
集陝西連歲用兵以督餉非人軍乏冨薦楊璿余
子俊可使吏部以爲侵官冨上言薦賢爲國當同
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古推讓之風
自失寅恭之道乞致仕不許忽遘疾卒年七十
上輟朝追悼謚恭定冨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

敢爲臨利害不變氣節才識爲一時推先云
軒尚書輗河南鹿邑人永樂中以進士督漕淮上冬月舟行忽墮水出衣盡濕無副擁被而坐有司急進衣却去待舊衣乾乃服之擢監察御史振冰蘗陞浙江按察使前使汰輗矯以清約待和買四時一青布袍日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以米易肉而食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輒留飯飯止一肉嘗殺鷄饌客見者駭以爲大費也盖清苦如此聞親喪徒跣出奔僚屬有未及知者後使者陳璇亦清嚴浙省稱治天順初召爲刑尚書尋請老　上召至

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僅二竹籠乃汝耶覩頓首謝又問卿年未也病愈當再用又頓首謝賜金遣行已復召爲左都御史總南糧儲杜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無一言皷嚴出行禮禮畢徑歸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卒後修實錄有司從其家索行實乃無有其質行如此

魯都御史穆浙江天台人幼食貧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語於坐右永樂中第進士請假歸杜門讀書比行有司賮鈔萬緡謝弗受

或曰賸禮也辭餽賸何為乎不受穆曰吾筮仕未有益於鄉里而厲之不可故不受也拜監察御史請寄不行問遺並絶覈江北諸衛倉廵兩淮塩監龍江抽分竹木綜理精密　獻陵監國時列　上漢庭人不法狀事留中擢福建按察僉事理疑獄之寃抑者數事懲貪墨摧豪强直介孤立行一意然外嚴內恕一主於澤民宣德初大臣薦穆治行拜右僉都御史歷官三十餘年沒不能殮公卿贈賻僅足棺衾聞者咨嗟歎焉

柴尚書車浙錢塘人永樂中授武選主事以清慎自

將擢江西參議有能名歲餘復入職方爲郎中治繁如易會傳言浙藩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良守車得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還職方已超陞兵侍郎巡邊盡心經略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上或怵以後患曰吾何敢愛身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恚其樂宴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同官宴樂皆不與而據理堅正有功賞雖敕下必覆驗然後行大者具邊防中陞兵尚書

林莊敏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中爲刑科給事中劾王振家奴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宦戚景

泰初議迎復儀衆觀望不敢發禮尚書胡濙出歴
名書示太宰直以爲此小人質朴之言欲上之見
人心同然聰舉手加額曰善王文以歴名書阻之
聰以鬨且言迎復乃綱常大體直濙皆股肱大臣
當公議於朝不當囁嚅爲私言齟齬也　詔下廷
議時議者言虜行成未可信即迎　駕第一事二
馬而足示不墮敵計中聰爭言此綱常大體所係
禮宜厚無爲他日悔得如議三年議易儲衆相視
莫敢發聰獨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　上
不署名積忤王文意深搆之幾抵死賴胡忠安而

免諸具忠安事中謫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授
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
盜聰奏發江南糧給民之失業者獨計擒其渠魁
餘從輕典責欽反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刲丐兒頭
以上功都人至不敢夜出聰力請禁戢平讐嫉七
年以右都御史撫大同將吏用命邊稍寧逾年召
還臺異時長院者多戒敕諸御史無妄言聰視事
諸御史爭言事當事者見謂不鈐其屬聰曰已不
能言而禁人言非聰所能也致仕去後復起爲刑
尚書聰自抗易儲之議直名著海內天下士想望

風采郡縣吏救過不給至惶汗喪魄風裁屹屹後更起乃更爲温厚謙抑偕閹直按馬鈞陽獄直稍禮敬聰聰不敢爭焉及强御史珍俱謫戍論者頗尤其沉浮云

陳康懿公俊福建莆田人正統中爲戶曹督天津秋青草束俊言舊貢未蠲新額荐積民不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中兩廣用兵督餉弛塩禁令引各輸粟商便而軍不乏食成化中召爲戶右侍郎俊練習錢谷凡四方災傷邊鎮芻粟皆條盈縮利害佐尚書悉中事宜京師饑奉敕發太倉粟萬斛平

價糴以利民後度權貴乘時射利者必糶以自潤乃建請糴以斗升計乃聽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大師出督餉秦晉邊時歲饑邊庾空而榆林道險遠難致後請發金於內郡市易而修西安韓城徑道便飛輓還加俸一階尋遷左侍九載陞南尚書又歷吏兵部又九載乃老後為人沈毅簡重操履端方以清白自持位六卿蕭然如寒士南曹務閑惟戶部金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阻不可盡如法後一按典則制國用歲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陸尚書瑜浙江鄞人也爲人率直爲刑部屬十餘年有聲山東布政使以李文達薦陞刑尚書任尚書十五年明法令練習於國家之故屢平寃獄弘農衛卒怨指揮李彬上變告下詔獄鞫指揮門達鍛鍊周入之洎會審瑜獨明其寃時達恃寵横語侵之瑜曰法司所執者法耳吾何敢枉　祖宗法致人於族滅地哉達譖瑜出反者　上不聽誅止彬及達收言者欲寘之死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罪也然視紀綱馬順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類此成化中謝事歸卒是時六卿中賢者稱兵尚

書真定白圭刑尚書廬陵王槩刑尚書王質戶尚
書無爲人薛遠省闈中稱左春坊學士吉水劉儼
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在試中以屬儼
儼抑不爲地二人因劾儼違制摘題中語請坐罪
重開科試士　上重違二人意准其子會試儼卒
贈禮左侍郎謚文介庶官中稱提學王琦副使林
時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臥一室
宦戚之干請盡絕累從征未嘗以家人冒功卒謚
恭敏槩明允長厚按河南案無留牘獄無寃詞河
南人遮道言襄憲王所稱王廉使賢者也在刑部

讞奏錯情法多所平反商文毅欲以爲冢宰不爲持議者所詹而罷卒諡恭毅質以御史按蜀勵清操不肉食蜀人呼王青菜明習於國家之故在計部最久檢覈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亟行亟罷一切爲操切者皆格不行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恐有餘蓋一時公卿廉約類如此琦提學歸冬大雪寒餓不能出門戶或問之曰吾求無愧於吾心耳雖寒饑靡不樂也竟餓而死時秉憲

清端惠流威著卒貴州幾不能反塟一女嫁而貧憐之助以二帕前輩風韻類如此

卷之二十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林侍郎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中進士爲監察御史時言官得志多妄恣中傷人鶚獨持大體略細故未嘗据摭人私　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鴟張者而鶚得簡知鎮江府召見賜食給敕而遣至郡興修廢墜一不暴前守者之短鎮江漕故經孟瀆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漕臺主其議鶚持不可曰七里道迂遠

多石又當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旨露壩故迹稍浚深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而功省便從之未幾更劇治蘇州蘇俗夸喜與作鶏一鎮以簡靜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始重鶏名責旦夕効頗見謂迂緩已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乃始稱太守康濟材也文廟像歳久多壞鶏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主百年之夷俗曠然未壞者然且當毀况遇其壞耶且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擢江西按察使平反寃獄不肯輒重輕廣信民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欲爲亂鶏榜戮其

甦事遂解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人女嶺南有猺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成化六年陞南刑侍審訊刑獄必從容詞劑僚屬間必適法當情未幾卒貧無以爲殮鷄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愼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達夜分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游不苟事毋程淑人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毋說乃起歷仕中外廿六年家無儋石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尚書謚恭肅

葉侍郎盛字與中南直隸崑山人正統中授兵科給事中巳巳之變上疏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討虜復讐虜犯京師請罷內府軍將悉征操請犒師請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八上皆合機宜虜退言賞罰者爲治之要務而今日尤要之要者今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武興趙麟王晟等倉卒慘酷宜亟推賞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以示懲從之進都給事中時北虜張甚大臣怯者請留遣兵守京師盛斥言不可乃遣語具邊防中中書舍人

何觀詆大臣王直胡濙附阿不宜處左右北虜來
朝宜驅置南方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爲觀誣
陷大臣擅開邊釁當死盛與給事中林聰爭不聽
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議
甚盛德奈之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下一有不測
是我靑爲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
皆言官獨奈何不自爲地乎玉意解乃易草進詔
杖觀調外任成化四年陞禮部侍郎尋改吏部留
意人才務求行實論議恒守經義未幾卒諡文莊
盛博學宏才清修苦節堂寢中各置范文正公像

暇必拱手默對乂乃去手不釋卷考古辨疑至忘
寢食而於聲色貨利一不動其心撫兩廣還舟無
私載抵家得一葛捘之江人惜其未究用云
韓都御史襄毅公雍字永熙南直隸吳縣人正統中
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糾權倖慮囚畿縣能辨晰大
獄究按江西平劇盜用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時年甫三十而練達吏治曉暢人情黜奸貪疏究
滯均徭平賦人稱神明臨衆草奏皆引經據律亹
亹輒數百言無一語疏滯所注措後按爲成格曰
韓都例不能變後頗變而公私輒蒙其弊益追思

之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遣大臣郎訊奪王護衛并罪諸府僚雍亦勤致仕天順初復官數辯寃獄學士倪謙爲怨家誣詆坐重典力爭雪之錦衣衛指揮劉敬坐飯石亨所擬朋黨律雍曰律意結交亂政者爲奸黨方亨得志時孰不蟻聚其門今以一飯坐罪即赴宴會者當何如且漢唐皆有黨禍端何可倡也竟薄其罪尋巡撫大同　上召至文華殿賜鈔臨遣諭之曰卿善爲　朝廷守北門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糾將校奸蠹訓練士伍戎政大修虜遠遁不敢近塞七年陞兵右侍坐事謫浙

江叅政成化元年兩廣巡撫懦不振有蠻寇師出輒衄詔都督趙輔充征夷將軍總兵而雍以僉都御史賛理軍務討平之事具邊防中陞左副都御史蔭子雍蔭其弟睦以充六年卒雍卓犖負大節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流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獲人畜卽以與之故士爭用命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雍聞之因午節閱武射柳卽斬其首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如此然實未嘗妄戮一人廣酋聞名卽喪氣士卒呼曰天神至矣咸奮力拒敵故所向

有功時中人鎮守爲雍所束縛不得肆乃嗾人誣
詆之引疾歸卒謚襄毅雍洞達明爽篤孝友與人
交有恩不爲町谷雖臨戎莅政豹變鵰摶而事簡
心平所至有惠澤故江西嶺南之人畏愛如神明
父母焉先是都御史楊信民守嶺南公勤廉靖有
恩威戰撫竝効景泰初卒官廣人手香楮吊哭者
幾萬人且詣闕請立祠後乃有朱吳鄧廷瓚皆名
卿

陳祭酒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中進士選庶
吉士二十八人就學翰林敬宗與焉授刑部主事

改翰林侍讀矜嚴好禮步履有定宣德中爲祭酒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
學成德晉宗之政肅於　朝廷僚屬生徒挾忿誣
奏之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辭頗轉輾大驚曰得無
欺君乎周哂曰律奏事不實耳敬宗曰不可被誣
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而事亦竟白考九載滿至
京王振慕其名欲致之周以謂敬宗敬宗曰某忝
爲人師表而自詣中貴異日當何顏見諸生乎文
襄乃謂振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
幣彼當竭謝矣振從之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立

走筆書之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而敬宗竟不調意豁如也敬宗剛正介潔人不見喜慍撓之不濁澄之愈清時北監祭酒李時勉教政甚修世稱南陳北李云襄城伯李隆鎮留都最禮重敬宗過輒留飲酒中樂作家樂列侍未嘗一游目也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類中儼如侍子竊伺之見公拇指捻中指握最謹蓋自勅如此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去家居不輕出入被容接者莫不興起卒年八十三時學子有關中楊鼎舉陝西解自陳求入南監從敬宗受學

清苦力行後學爲名卿

吳文恪公訥直隸常熟人少篤行好古父爲沅陵簿坐誣繫乞以身代永樂中薦爲學官不就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　皇太子監國識之謂之曰汝本儒生乃何可充醫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恥詭隨巡貴州還貴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不發封題其上歸之陞副都御史撫浙江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一以扶植綱常爲大務在臺十餘年昌辭正色風采凜然憚

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濁消縮正統中乃老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爲文根柢經書出入遷固博覽通達還家環堵蕭然益杜門著書於性理之奧多所發明請老時襄城伯致紫貂裘帽及兼金爲贈卻不受周文襄撫江南見其居窄陋欲爲創新第於城中辭曰訥素安此何敢勞民傷財重吾罪也竟謝之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性理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行於世楊文貞以爲古道古心非今世常有云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中鄉舉爲松

江訓導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諸生就學學宫深
夜輒携茶粥勞苦之督課所讀書凘九載諸生詣
闕乞留　昭皇帝監國令復任以冢宰師逵薦遷
大常博士　昭皇帝北上畱行在陞行在考功員
外郎正統初召試吏部侍郎踰年爲真直道自持
不苟狥流俗中官王振時怙寵横驕出部堂官歛
輿避一日驥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以聞
上時冲年顧重驥御便殿召問孰爲侍郎驥者若
近日何事驥慷慨言狀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不
宜爲中官下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

溫慰禮重之已遂請老調禮部辭改南吏部乂之
進尚書景泰改元考績至京師請致仕閣學士陳
循驥禮闈所舉士也入謁曰先生雖位冢宰然在
南未嘗一日立　朝廷請需之事在吾輩而已驥
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退不肖吾何以私故
浼君退語人曰渠將以朝廷事爲一家事耶竟致
仕去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飯不治生產端厚愼約
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年耄矣事兄敎諭驥甚
恭好學不厭成化中御史梁昉言驥宿德壽考請
如漢故事賜優禮詔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

致槩三石清德雅望爲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遺書戒子毋擾鄉里營墳墓云

劉文恭公鉉直隸長洲人少事母孝母疾割腕肉以進事兄若嚴師加楚毒不慭正統中以翰林侍讀教庶吉士慨然以師道自任日造士於學景泰初潛邸長史耆舊薦鉉可大用擬禮亞卿爲內閣江淵所持不用尋以大學士穀薦陞祭酒鉉念士子如處子當保愛於是定課程明條約旦暮講學不倦六館肅然人始以鉉不更事爲疑至是乃大服景泰中太子故未廢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制革

師臣唆齕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因以覬幸恩澤咸奏書請立所生子或以謂鉉鉉曰國子監禮義相先之地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竟不請立所生子　上閱諸曹牘無太學師生名默不言然賞亦絶不及太學非久鄉人楊尚書翥自南部來朝鉉授館　帝幼嘗從翥受經恩禮優異從容謂朕欲益置相未決也先生亦未思之乎翥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不知也以目中所見亡踰劉祭酒者翥出絶不以語鉉鉉館之自如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鉉自愧責曰

館楊公爲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
上亦舊銜之以罷歸　英廟復辟閱勸進疏獨無
國子監名問祭酒何人召對文華殿曰卿可謂能
自作行止者宜遂傳東宮陞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忽一月不見問之曰捐館矣　上爲嗟悼謚文恭
鉉簡靜端確一日方家祠侍子言高閣老遣人來
言保薦公矣鉉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
事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比
還閱衣篋無他物乃喜博極羣書工古文詞衆以
意氣相雄長而公獨退然不爲寒暑久速變其志

以宗名絲

周文襄公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　文皇帝簡進士少敏者改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未及冠願得預　上喜其有志聽之　上一日親詣閣以其問奕　駕卒至不及避　上親自起扶之已授刑曹郎遷越府右長史宣德中東南財賦煩敝命廷臣推忠慮任大計者往巡撫乃以忱往忱至延問父老利病雖卑官賤吏皆破崖岸與開心訪納或時騎微行田野間與父老班荆雜坐詢時事人不知其爲巡撫也以故於利源病孔洞然而籌

畫精斂計慮深長諸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所會計必視地豐凶與年高下專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而民無宿逋官有餘積初至時屬蘇松大饑米價翔貴恍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紿言吳中價高甚由是諸大賈操嬴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恍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糴無所於售於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椎牛釃酒犒謝之大賈各醉歡去吳人爲之語曰來時州白地

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狠籍也法運馬草赴兩都勞費不貲而草多敗爛請北於通州草場立官庫官計束折銀買場草以共南亦輕賫赴買費以大省北京公侯祿例三郡輸南都石費耗六斗而公侯於南都關支恍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於三都就支乎且道里固適均於是以便宜請歲減耗六十萬北文武職官俸就南京支者賣苦賤銀一兩至米七八石恍請於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中米四石准折金花銀一兩北給京官俸蘇上供布疋准糧一石法疋重三斤北解以紗麤抑

退者十八九恍言民間布疋觔重而紗麤價顧賤紗細即布輕價益高請獨驗長闊如丈無拘重觔驛遞馬應客者舊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索弱者至鬻產以供恍令田一畝收米升九合與秋稅並輸官官驗馬上中下直給米馬頭豪不得逞三殿成繪事用牛膠萬觔中官賚敕督解辦時恍方奏事赴京遇諸途敕使以事亟宜還治需上供乃發恍曰第行膠具矣既抵京即上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不可用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張還庫以新易舊報可下正統初淮楊災而鹽課大折閱恍

奉詔巡視奏令撥蘇松餘米二萬石赴淮揚鹽場准來歲民田租米至今竈戶所煑鹽于赴近場所上納平價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補課民得米爲活諸轉移兩利交便類如此工部索兵杖急忱念上頃盛須木磨非歲月不可令沃錫爲之旬日畢辦始忱以右長史陞侍郎巡撫滿九年轉左十四年陞戶尚書改工部再考九歲績過吏部時王文端爲冢宰坐久之忱以微言動之曰坐久矣請行文端咲曰誠久矣公第言孰可當此坐者忱沉思久之竟相視咲而起仍巡撫前後在鎮二十二

年蒞事精勤臨民和易始拮据從事盡心咨訪夜
啚𣊬燈及筆硯木簡干尉榻傍中夜思幹旋有適
即書誌旦立行後餘米充溢凡百上供及廨舍學
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溝渠之屬靡不修葺歲費
不下萬計至士大夫問遺權貴求索釋道丐施亦
往往各得其歡心所營綜精密人莫得欺紿嘗爲
冊曆記日所行事及夫陰晴風雨之變畢具有綱
運告遇風漂米詰其日乃無風具伏其妄而民大
小利病得自言門無誰何一日有二尼詣公府上
謁問尼何自來曰自城南其山問手所携者何對

曰尼自作飭孝順公唉受之問何需曰庵壞無從
修恍曰某所有廢材某所有竹木以丐若拜謝去
故江南民愛戴如父母立生祠尸祝沒愈久不忘
比至今民猶然思周尚書也恍宇量恢弘才識通
敏精勤和易前後言理財者莫能及始爲閣部大
官及中貴所倚信故得盡其材力後戶部言餘米
失稽考益汰請遣官括覈之由是諸餘剩畢入官
後征需雜出逋負復如故矣致仕二年卒年七十
有三鄭端簡曰蹇忠定秉銓夏忠靖握利權皆二
十七年黃忠宣尚書三十有九年在交南十有九

年胡忠安尚書禮部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有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羅侍郎簡字汝敬吉水人舉進士與初選入翰林讀秘書洪熙初以侍講疏時政十五事語激降雲南道監察御史然 上亦以爲敢言有學識俾掌道歷風憲且大用之也簡執法持正愈益嚴宣德中交阯黎利反成山侯通兵無功簡以工部右侍郎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失利私率衆還出境矣衆

止簡毋往簡曰成山受命討賊旣喪師國辱矣我受命諭賊不至得無辱　上命平賊雖克乃何敢拒詔也亟馳詣其國宣　上德利惶恐率其屬首過遣使貢金表謝還朝命督兩浙漕奏減荒田租命督陝西田劾守將貪暴取田爲權豪所占者業貧民賦稅以均立輓運法省民勞置河渠提舉官掌水利以蒴召還入見　上事白命復往正統初虜寇邊簡督餉幾陷虜得免致仕歸杜門鄉人以簡仕久多蓄積而嗇及沒棺殮外囊篋枵然乃皆歎其守以爲不可及也

陳僖敏公鎰字有戒南直隸吳縣人宣德中以都御史鎮陝西寬洪清愼悉民所疾苦專務安輯不作聲色凢練兵屯田水利塩法事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年穀屢登民信愛之呼爲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路不得行鎰諭以爲當復還乃稍稍散去比還父老焚香夾道走數程以迎時久雨頃霽及召入掌院事會歲大旱陝人上章乞還鎮至卽雨民益喜愛戴如神明父母及身有疾發願爲舁轎卽不事醫藥輒愈一出行人爭前舁轎雖禁之不息也

其得民如此此是時鎰在鎮領制八十餘章竝聽便宜處分故得竭誠心殫力以成其功名陜家繪其像尸祝焉致仕卒

趙尚書榮[illegible]人景泰初虜數請遣使迎　上皇而　上皇在雲中日急議報聘廷議相顧忌莫能有堅決者也榮時官中書舍人獨毅然請使閣學士高穀解金帶贈之日子忠義人也天順中曹欽變起倉卒朝臣皆避匿榮爲工尚書聞變即歸第奮被甲躍馬呼於市曰若市中有好漢皆來從我我趙尚書也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我輩乃忠臣義

士毋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皷刀勵士卒竟滅賊

南陽爲上言 上亟稱其忠云

約論曰明興 高皇帝神聖洞天下情僞之變嫉矯辨滋僞好敦質靖介之賢 文皇帝表章宋哲務士於儒學又是時懲贓吏法深痛故自熙宣迄于天順數十年士言步行矜端亮著節皇皇具有其文武焉不者尚廉介皭然不汚大都古異代先進士習類如此嗚呼治天下惟在風士正習哉

李忠文公時勉本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少有大志甫成童賦自勵詩有顏曾希聖四勿三省之語

稍長肆力問學冬寒衾裂足納桶中刻苦誦讀諸經史不厭永樂十九年三殿灾以侍讀應詔陳十五事一止工作二罷四夷朝貢三汰冗官四賑荒饑五慎選舉六嚴考覈七理刑獄八黜贓吏九散處遠官十罷遣僧道十一減和買十二革遞接軍夫十三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設法償運十五恤軍皆切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是冬以讒構下獄已虜犯邊　上念時勉前所言韃官諸軍事驗宥復官　仁宗即位進客疏諫乞留中　上大怒命力士以金爪捶之肋折幾死明日改監察御

史令日言一事然終恚惡之又明日復逮獄時肋骨折內向不相着及是用梃棍骨忽自屬人以爲忠誠所相　章皇帝卽位中人言時勉所論事犯諱惡　先帝大漸猶意恨恨也乃大恚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立縛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從端東旁門入矣　上遥見卽攘臂罵若何敢激　先帝恚若所言何事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言太子不當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　上曰若何不遂言對曰天威重臣皇惑失記　上意解徽咲曰

是特難言耳問諫章安在對曰焚之矣　上乃太
息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官時王指揮已
獄聞時勉入亟走還縛之則已得見　上褫冠帶
復官矣預修　兩朝實錄進侍讀學士　上一日
幸史館懷金錢撒地令侍臣拾之獨凝立不前
上改容以袖中餘錢賜之又一日幸館中飲諸學
士酒顧之曰卿非朕安所得飲此時勉頓首謝疾
在告遣醫遣中官守視盖眷重如此正統初兼經
筵官每進講必盡誠冀有感悟　上俯首傾聽聞
者以為范淳夫復出也六年貝祭酒罷西楊歎祭

酒難其人程侍郎南雲以爲無踰時勉者進祭酒時勉新條教崇廉耻抑奢競別賢否示勸懲士習一變課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爲賑給督諸生學甚劬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察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而恩義浹洽如父子諸生頌共稱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葢國學極盛云時攺建太學命大閹振監視時振重震天下時勉持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乃日廉迹其隂事不得彛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一面隂翳妨諸生班

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遂矯旨出
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荷校國學前校重百斤諸
生司馬詢等數千人伏闕請赦石大用者獨奮請
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
奔走涕泣送之觀者爲罷市歸途絕糧寢息破舍
內晏如也又明年　上北狩號慟北面頓首拜疏
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以迎復車駕
雪大耻是歲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贈禮侍
郎郎攺諡忠文劉文安言古廉如精金美玉楊文
貞稱爲當代第一流人而高學士穀比之汲黯陸

贊謂其純過之云孫稱朝貢兢兢行履以孝廉名
陳祚直隸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
以言事謫佃武當山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
裕然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廵按江西馳疏勸學
略言陛下備有聖質而經筵之典未舉講學之功
多闕於聖賢精微之訓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
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 太祖常
書於西廡以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格言古今龜
鑑具在願聽朝暇命儒臣講說非大故不輟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 上覽疏大恚曰唉蠻子敢

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若爲堪作　皇帝并家屬
皆逮錮詔獄者數年父母死獄中藁瘞焉　宣廟
崩乃釋復官　上疏乞歸殯終喪不允復上章言
古人立教必以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以
不克居喪之子而求之爲仗節死義之臣天下無
是也語益切乃許之後按湖廣奏遼王不軌數事
逮下獄論死王事覺乃宥陞福建按察僉事閩人
相戒不敢犯罷淫祠痛繩驕伍引年歸祚三逮詔
獄皆瀕死終不少囘貳薛文靖稱其勁節苦心如
金百練無改色云

劉忠愍公球字廷振江西安福人少力學博文志行
執於正永樂中進士以儀制主事薦預經筵改翰
林爲侍讀正統初京師水旱饑奏築堤便宜震奉
天殿鴟吻時閹專國主麓川之征球憂在北虜乃
應詔疏國家大慮十事以諫勸　上攬乾綱自斷
罷麓川之師息兵重民而遣給事中御史督沿邊
屯田士伍急備皆振所諱惡竟爲所甘心而死語
具帝紀及邊防中球忠純峻潔沈思積學居親喪
哀毀兄弟五人友恭無間從弟玭仕爲莆田令致
夏布一疋貽書規之曰願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

所望於弟者雖職在文學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慮拳拳不忘卒三日家獨得血中衣以歛景泰初贈太學士賜今謚球天性忠孝議論常依名節沉思積學好義力行薛文靖以爲公明足燭事幾於未然忠欲救事勢於將然直氣全節足樹人臣之防立萬世人紀云子鈸舉進士官參政鈇按察使而鈺蒞官平恕爲名臣

章恭毅公綸字大經浙江樂清人少刻礪好學始冠即爲郡守何文淵所知景泰初進士爲儀制郎中屢有論白條 上太平十四事屢使來行成言宜

暫結和好力圖修攘以變異應詔言宜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粟賑貧之仁諸條當節縮者甚具會懐獻太子薨上修德弭災十四事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倖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且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之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　陛下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逮詔獄瀕死　睿皇帝復辟嘆綸奸臣子爲朕家事受毒楚已而泣立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右侍令檢所上疏不得內侍從旁

誦數語　上稱歎久之天順二年山東守臣以水
災請蠲賦不允綸劾爲言得蠲十之五宗室被大
盜乞賑有司沮以無例綸言　朝廷重親親宜出
特恩聽之石亨楊善共訾短綸調南禮部　上終
眷顧而賜金幣而遣尋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有
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雖
釋服公除有常而宅憂中大婚非禮乞敕禮部來
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十二年乃
老卒贈尚書方易儲時御史吉水鍾同每獨坐深
思輒泣下念不可有言言之且激禍已懷獻　太

子甍慨然曰可矣草疏請復沂王于東宮出示禮部尚書濙以濙老大臣爲助胡尚書乃大駭縮首吐舌曰作死作死鍾出見郎中綸言之涕泗橫流綸贊之決曰君必上吾亦疏且上不令君獨爲忠疏遂上下禮部會官議以綸疏復上　帝覽畢大恚時日以晡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校即刻捕入獄榜訊曰榜掠無完膚迫引大臣及通南宮狀不伏加炮烙刑會天大風黃沙四塞乃寬赦緩獄得不死於是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少保曰始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獨迎　上

意幾脫死耳公等國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享富貴奈天下清議何于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然有膽當進級處之遷知安州明年大理少卿吉水廖莊自南京至給勘合　上忽念莊往有疏類二人旨并逮三人杖闕下鍾竟死圜土中　裕陵復辟嘆同忠可貫金石贈同官大理寺丞蔭子莊大理卿成化初　天子憐同忠受慘禍録其妻羅氏復官其一子子啓請遺骸得出圜土中歸瘞時死杖下者久而血漬髾閒洗出倍鮮好如生鍾謚

恭愍章恭敎廖恭愍竝特恩

楊憲使瑄江西豐城人天順初以御史按圻內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具疏上　上喜謂閣學士御史敢言難得也命吏部記名且用之旣還京彗孛連見二凶勢益張瑄糾諸御史訟劾之有泄語于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與內閣比共傾臣疏果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至文華殿俾誦彈文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不法狀甚悉竟下獄逼誣引大學士徐有貞主使瀕死無一語吏當瑄罪死會京城大風雹拔木

壞屋走正陽門馬牌于郊外乃謫戍遼東道赦還
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免後禍不可復謫戍廣西南
丹巳二凶相繼以逆誅釋歸田成化初復官陞浙
江巡海副使禁軍官私役戍卒時蒐閱之城隍墩
堠艦舸兵甲之具咸飭修築捍海堤塘皆為永久
利諜報倭奴數百入犯境僚寀咸驚懼瑄鎮以安
靜出巡至寧波府衛戒嚴守令呼民兵授甲矢瑄
曰海上兵自足令農事方殷安用勞民為乎已而
果不至陞按察使力振憲紀嚴門禁剔吏奸斷訟
無留獄禁女婦無游觀以敗俗甫半載而病病亟

僚寀入問孜孜民隱無片言及私卒祠海塩東海
上著祀典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中以直諫謫戍
肅州語具天官中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覆屍瘞之
練御史綱南直隸長洲人巳巳之變以大學生上中
典要務八事也先犯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請選武
臣授方略俟深入乃霆擊而敕邊將嚴兵邀其歸
有倡和議請南遷誤國者乞加誅以爲衆戒　景
帝奇其才即日授監察御史行其言景泰改元上
時政五事巡兩淮塩按劾趙駙馬不法狀權貴歛
戢還朝賜宴　優異上軍國大計八事時吏部缺

尚書　上命道其人綱以王翺年富薛瑄對皆名碩後相繼大用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隷勇敢營久多逋逃大臣請治罪編尺籍公上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師久不解恩寵未及饑寒切身所以逃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隷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爲伍乎搜求大急必且生他虞矣兼邉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召募之士也詔不問得歸復業者數千人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脅從綱釋遣趣師勦捕追咎

典守坐是忤衆爲按察使楊珏所誣解官綱性剛鯁嫉惡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律遇事敢言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鄺少保埜孟質宜章人永樂鄉貢理刑都察院以廉平名爲御史時南京欽法圮不行遣往按衆以謂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行也埜念故著令已峻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曰市人聞令下皆震懼令欽法通矣事遂已倭寇遼東埜往問戍守之失律者得其可矜狀釋不問而山海關吏卒詧行人釋遁逃得賂者悉擒治伏辜其寬嚴時措

如此石州人上變告以陜西按察副使往鞫訊且
命事卽實會軍勘埜至察之則反獄云命者妄言
冀脫死也且以無實聞詔弗問而誅其造誣者拜
應天尹政主於愛民輦轂下市征田税苦急煩皆
酌平定式使豪猾不得爲輕重事務節費民以不
擾麥秀兩岐焉正統初拜兵部左侍郎時王尚書
驥征麓川埜留任部事有勞　上爲除戎籍四年
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埜以爲此陰氣爲沴兵陰
也引咎請放罷不許乆之進尚書嘗自念職治軍
當爲國家惜力餋鋭備不虞故軍制利病當興革

者悉力爲　上言多得允已已諫親征不聽從駕行屢奏言虜犬豕也不當屈至尊惟循揮諸將以成功可也又不聽乃卒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肅時同死者戸尚書王佐贈少保謚忠簡佐海豐人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苛隘恥不若人晩嗜學問其死也人咸惜之然鄭鄰簡以爲是役也曹平章宥容鄺典司戎政不能力爭於朝卒致萬乘蒙塵捐軀草野悲夫

約論曰當洪熈宣德中　天子至仁聖而李文忠陳御史以忠諫獲譴豈不謂有命哉夫金百練乃

後精忠文之忠篤矣劉忠愍籌邊慮國炳先幾鍾
廖章處廢興之際言人所難言皆天植其性云
李冢宰秉山東曹州人正統初以進士爲監察御史
弘博持重業已負公輔之望景泰初以僉都御史
往督邊儲叅贊軍劾罷都督斌又盡更置諸將校
不才者是冬兼巡撫薦叅政葉盛贊獨石諸城軍
掩土木鷂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且請下大同紫
荆諸鎮竝掩骸凡十數萬其大者具邊防記中已
巡撫遼東秉在邊節用愛人恩威兼著又能識拔
將校斥遠烽火冦小入輒覺驅出塞卽已故邊民

得休息軍無冗費而虜知秉能亦往往徙帳避去不犯邊成化二年以都給事中寧薦召還臺四年代塩山爲吏尚書請寄不得行明年朝覲斥免者既衆又不避大臣姻黨又以爲天下庶職不稱由監司罷雜而然立法以覈言書判定去留四有三爲上二爲中一爲下下者冠帶還籍多罷抑爲朝士所嫉崔尹二侍郎又時時短之會公所善御史劾馬昂姚夔程信三尚書而諸尚書大忌秉遂爲給事中蕭彥莊所論而罷與來朝被斥官同陛辭竟快諸讒忌者

崔尚書恭直隷廣宗人正統中進士累知萊州府薦

屬邑良吏與共治加意學校會旱蝗發廪賑貸奏

免膠即墨諸逃戶𠔃糧遣使出捕蝗如古法且焚

且瘞民頼全活府庫歲入漕海布數萬儲久者浥

爛守者不得去頻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

充軍餉不餘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本軍議城

臨淸恭念民方艱食不即應比命復下則及秋於

是始以郡民赴役而事集民大悅治萊六載威惠

大行辨疑獄人稱神明萊人爲之語曰古之楊今

之崔立去思碑楊震祠中景泰中陞湖廣布政使

盡革諸宂費若和買爲民害者苗賊犯武岡州督
民兵捕勦竟平之公安劍利流民相殺傷或請捕
逐恭曰是不可急急且有大變下令諸流民願著
籍者聽卽不願順撫俟秋成遣歸遂分釐其人衆
以帖然遷江西左使篋中惟律令圖書衣數襲而
行比至闢理問所獄囚無病死釋陷盜良民數千
人彷韓廵撫雍定均徭法里甲爲十歲歲量丁田
調輕重以爲法任勞者一歲就佚者九年民便安
至今天順二年以副都御史撫蘇松進郡縣耆老
令盡言民利病以通下情創吳松江閘令隨潮開閉

防滄淤而得引清水灌溉爲農田利浚儀眞淸河
程工廪賠民不告勞又浚常鎭河避江險諸勤民
如此故事巡撫持大體常右巡按御史不爲異崑
山民利別籍所遺産冒爲軍淸軍御史以爲功論
二十四家民抑爲隱蔽恐坐配恭知其寃下里老
覈實事得白歐御史校髦士去留多晉被黜者訴
前巡撫前巡撫辭有主者不爲理恭親試拔可者
入學後爲侍從益持正無忌類如此四年用塩山
薦爲吏侍郎代爲李尚書屋無何罷歸恭寛平坦
易無芥蒂好善惡惡出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

不褻終始以廉慎稱在吏部待郎郡守有行能者
以姝禮所拔擢品題於未遇後皆爲名人